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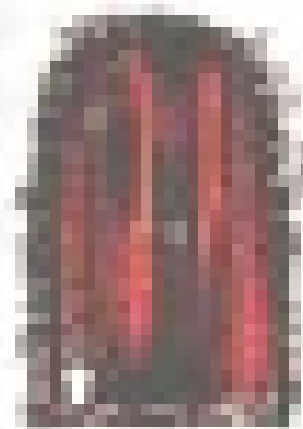
XingFuXiang Zhende Yiyang

我可以用我的一无所有来爱你吗？

幸福 像真的一样

王文泽◎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幸福像真的——一样

幸福

像真的——一样

陈冠中小说

陈冠中 著
2008年10月第1版



幸福 像真的一样

王文泽◎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福像真的一样/王文泽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0.6

ISBN 978-7-5354-4343-4

I. 幸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35549 号

责任编辑:黄海阔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天行云翼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出版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68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印张:15.5 插页:1

版次: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86 千字

定价:24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公交车像根老油条，吊儿郎当靠站。我冷冷地站起来，打量着疯狂的人群。冲在最前面的是我的哥们——高兵和方刚。我们这三个穷光蛋，一人攥着妈妈给的一块钱，打算去人才市场碰碰运气，看有没有哪家公司看走了眼，把我们招进去。高兵这傻逼居然穿了一双拖鞋，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他，到了人才市场，你要敢让人看出我认识你，我打得你满地找牙！

车里熙熙攘攘，人们神色各异。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两个美丽可人的姑娘。粉T恤皮肤白皙、身材修长，看起来十分清爽。蓝T恤则小家碧玉、娇羞可人，另有一番风情。作为一个有志青年，我不禁无限感慨地想到，若能同得二人，岂不快哉！

“你看那两根腿啊～”众目睽睽之下，高兵猥琐的样子令我感到十分尴尬，我当即断喝：“你说的是哪两根啊？！”

他伸手指了指粉T恤，那是怎样的两根腿啊！明晃晃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我不禁用眼神把玩起来。

沉闷的公交车里，粉T恤一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不时发出欢快的笑

声。笑得如此嚣张，我们随即一字排开，将手托在腮帮子上，笑咪咪地盯住她们久久地凝视。

起初粉T恤不经意地扫我们一眼，并没有放在心上，继续她的眉飞色舞。过了一会她又偷偷看我们一眼，发现我们还在盯着她。她捅一捅旁边的女生，两个人一脸的惊讶。

低头沉默了一会儿后，粉T恤十分倔强地抬起头，直勾勾地与我们对视。我们兄弟三个，哪里会怕这个！约摸过了一分钟后，在我们慈祥的目光中她终于屈服了。之后，两个姑娘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，低着头一句话也没有再说。

有时候想想，这样调戏人家姑娘真是过——过瘾啊！但如果我能预见未来的话，那我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。事实证明，我将为这次随意的调戏，付出惨重的代价。

来到人才市场后，我发现这里面混进了不少我校同学。居然还有这么多同学没有找到工作，这使我很开心。

在茫茫人海中，我用眼角的余光，敏锐地捕捉到同级的大奶妹——那个奶很大的姑娘。那个每次经过我们宿舍窗口，我们高喊一声大奶妹后，就会风情万种地睨我们一眼的姑娘。多么平易近人的姑娘啊！

有一次我们嘴里塞着饭没法喊她，她走出几步后突然停住，转身冲我们幽怨地一笑。“我操！”我们一起喷饭。想到这里，我极其鄙视地盯住她的胸部，看了很久很久。

我们班的男生都是大老粗，全然不懂风雅。在给女生起绰号的时候，总是抓住对方身体的某一部位做文章，并且极喜欢用大字，比如大奶妹、大长腿之类。

“看什么呢？哈喇子都流出来了。”方刚和高兵同时按住了我的左右肩膀，就像警察抓流氓那样。

“滚你妈的。”我只好咽一下口水，收起鄙视的目光。

我所学是财会专业，客观地说，以我目前的能力只能勉强做下出纳。但出纳这份工作是有性别歧视的，漂亮女生比较受欢迎。这我完全理解，因为大部分老板都是“男性”嘛。

可是我毫不气馁，在不公的性别歧视下依然迎难而上，几次三番向招聘人员撒娇：“给我试下嘛～”

可是这帮混蛋总是粗暴地暗示我赶紧滚蛋，简直是莫名其妙。现在我已经不再奢望找到一份对口的工作了，只要有银子赚，哪怕是牺牲色相，我也忍了。

猥琐地在大厅里转了一圈，我突然看到一家报社招聘记者。招聘要求如下：本科、中文系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……看到这里，我默默地记下了报社的电话以及E-mail。这家报社虽然跨区，但乘公交车上班还是很方便的。事实上，那会儿只要是不犯法，我什么都会干。

回到家后，我理直气壮地就把简历投了出去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并附上大作两篇。对于中文我还是有信心的，我的口语一直非常流利，写作也屡次在全班演讲。

“你的检讨十分深刻。”每次在我催人泪下地读完文章后，班主任老师总是这样对我说。读我的作品，的确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。就这样，在一次次深入的自我摧残中，我练成了一支厚颜无耻的笔杆子。

其实，文学在我心里一直是神圣不容亵渎的，它让我受益匪浅。比如，代人写一封情书，可以用别人的饭卡在食堂用餐一次。替人写检查一次，可免费获得价值五元的香烟一包。所以那阵子，我一断烟就盼着别人出点什么事儿，被学校里抓住。

但是你打死我我都不敢相信，我竟收到了报社的面试通知。那是一个残阳似血的黄昏，我站在茫茫人海中旁若无人地挖着鼻孔。接完电话后，我呆若木鸡，苍天啊，幸福来得太离谱了！

晚上我盘腿坐在床上，很有心计地盘算。这件事情十分诡异！此报社居然能让我去面试，看来不是一般的不着调。难道是打错电话了？还是闲得无聊，想整蛊我？想整蛊——我？！妈的，不管怎样去下先！

在一个适合出门的黄道吉日，我做贼心虚地出门了。我尽量摆出一副文艺青年的忧郁神情。路上看到一个身材火辣的姑娘，我不动声色地瞅她一眼，即兴吟出小诗一首：“啊——×你！”

从A区到B区，要走一段很长的公路。公路两侧是葱郁的法国梧桐，梧桐树的后面是一个个不起眼的村庄。虽然我拥有一辆仅骑了七八年的摩托车，我骑上也比较拉风，但是为了保护我完美的发型，我还是决定坐公交。再说，这辆摩托车时不时的总耍点小个性，万一坏在路上怎么办？耽误了面试事小，我这么一表人才的要是在马路上推车，这成何体统嘛！简直是胡闹！

上车后，我心安理得地靠在老弱病残专座开始看美女。车门打开，上来一妞，按照个人喜好，我沿着两条修长的腿，一路翻山越岭走出一个S形看到脸上，突然发现这妞面熟——粉T恤！我猛然惊出一身冷汗。目光交错的瞬间，她的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笑。

我慌了！

真他妈冤家路窄呀，没有兄弟们在一边撑腰，底气实在不足。她甚至朝我的方向走过来了。我心想——坏了！

我真怕她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活生生地把我揪出来。看看这个斯文败类，这个青年流氓！

她直立体地站在我身边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可怜巴巴地仰望着她，谦卑地笑着站起来说：“你坐，你坐。”

这娘们谢都不说一声，就理直气壮地坐下了。“臭娘们。”我翻了一个白眼，小声嘟囔一句。

看到这里，你可能认为我是一个很没种的男人，那你就错了！作为报复，我已经在脑海里将她意淫了很多遍。

将自己的座位拱手让人，我自然是十分不爽。可是站得高了，各色风景也会尽收眼底。当然，我所指并不是粉T恤。她那件破T恤，领口特别窄。

汽车一停，上来一位带着小朋友的年轻妈妈，粉T恤连忙起身让座，这本身并没有错。可是你让了座就一边待着去吧。她不，她还要假惺惺地摸摸小女孩的头说：“好可爱呀。”搞得好像她多有爱心似的。

连我都看出来了，人家小女孩根本就不乐意搭理她。无奈在妈妈的逼迫下勉强叫了声“阿姨～”这下可把她乐坏了，她竟然从包里翻出一块巧克力递给人家，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我不禁龇牙冷笑一声。谁知道她居然发现了我的冷笑，笑咪咪地一步步向我逼近。整个车厢顿时杀气腾腾，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着好戏上演。我当时十分紧张，几欲崩溃，怎么碰上这么个神经病！我不过是笑了一下嘛，你不至于打我一顿吧？我当然是不怕她的，但是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，我尴尬地笑笑说：“今天，天气不错哈。”

众目睽睽之下，她十分天真地瞪大了眼睛说，“请问，我们认识吗？”只听“啪嚓”一声，我的脸就摔到了地上。为了挽救自己的光辉形象，我又急又委屈地解释：“我看到你冲我走过来了……我以为……”

“你以为什么？”她一脸的好奇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我挣扎了几下后，就红着脸答不上来了。

这一路上都被这娘们搞得浑身不自在，妈的，调戏未遂，反被强奸啊。那一刻，我立下了雄心壮志，如此大辱，焉能不报？

虽然有些小小的不愉快，但是我的好心情并没有遭到破坏。在公交车上被人瞻仰了半小时后，我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，遇见了正确的她。我忧郁地望着她，轻启朱唇：“大婶，请问报社在几楼？”

清洁工大妈闭着眼睛就告诉我说：“八楼。”

此处果真卧虎藏龙?!

我乘上理想的电梯，忐忑不安地来到八楼。××报社四个毛体大字映入眼帘，我想就是这里了。

接待我的是一位极具文学气质的女士，她操着一口标准的本地话。我知道，这是深入生活的体现。

“李文青?”她有趣地看我一眼。我矜持地点头。当初我妈在给我起名的时候，就远见卓识地想要把我培养成一个文学青年。那时候的文学青年跟傻青还不是一个意思。

“您贵庚?”说完我大惊失色，“我的意思是您贵姓。”她抖出一串牛铃般的笑声告诉我：“我姓宋。”

“蔡总编还没来呢，你坐这等会儿吧。”她顺手递给我几张报纸。

说实话当时我真的不敢坐，心想就我这样的坐不坐无所谓吧。别一会再被人发现弄错了名字，把我赶出去。那可就丢人丢大了。

我还是踌躇着坐下了。我心不在焉地翻着报纸，看到排得满满当当的版面，字很多的文章，心里越来越没有底了。一种滥竽充数的感觉让我坐立不安。

约摸着过了一万年，蔡总编终于来了。我跟在宋姐身后，贼溜溜地来到总编室。总编室里还有一个中年男子，此人面色凝重目光轻佻。哦，不，应该是清高。

“这是副总编。”宋姐并没有告诉我这是什么副总编，好在刚才翻报纸时，我已经细心留意到此人姓秦。

两个总编一个姓秦一个姓蔡，连在一起既是一位我非常喜欢的歌手，又是一种我十分爱吃的青菜。你知道，芹菜烹龙虾以及芹菜拌海参都是很好吃的，所以每次点这两个菜，我都是把芹菜夹给别人吃。

见到两位考官，我不免有些紧张。蔡总编倒是没有一点架子，热情地

起身跟我握手，并且他的热情很快就带动了秦总编。他十分慷慨地把手伸出来，我也及时地捏了一下。

“这次之所以叫你来面试，主要是看到这两篇稿子写得还挺生动。”蔡总编的这句话说得很有水平，既肯定了我的写作能力又让我感恩戴德。我立刻堆出一副走了狗屎运的笑容。

“小李哪所学校毕业，你这简历上也没有说呀。”蔡总编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调问我。本想蒙混过关，却被当场识破。我只好十分尴尬地嘟囔出×××这家三流大学的名字。

蔡总编嘴角浮现一丝笑意，他很逼真地说：“其实我们报社也不看重学历，我们看重的是能力。”

之后他又玩弄了一下我的毕业证，说了些有必要搞得这么大吗之类的话。搞得我十分惭愧。学校也是！一个三流大学你搞个这么大的毕业证干吗？简直是婊子立牌坊！

当蔡总编问我比较擅长哪种文风时，我正色道：“我比较擅长杂文。”因为杂文很杂。

虽然每答完一个问题，我都会一脸献媚地向秦总编点头致意，可是他坐在一旁一声不吭地看着我，还是让我后背发凉。我知道如果他一个问题都不问，就意味着我没戏了。

终于在我冲他笑了一百次之后，他撇腔拿调地开口了，小李高中在哪里读的呀？那个学校在什么地方呀？离家远不远啊？有没有女朋友啊？

由于猜不出他问这些问题的用意，我心里就很没底，不免要汗如雨下。支支吾吾地按照字面意思答完，也不知道人家满不满意。总之，我是被他雷了一下。

随后他们就向我介绍了一下报社的性质、记者的工作以及待遇问题。我如果能有幸来此工作，将会得到每月五百元的底薪，以及按稿件数量计算的稿费。月收入总计在一千二百元左右。这个工资在我们城市算是中等

偏下，但记者是份两头母牛腩对腩的工作——比较牛逼。我对它充满热情，并对它的灰色收入十分好奇。是的，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。

最后，两位总编热情起身，与我握手道别，“如果我们觉得合适，会在一周之内通知你。”我谦卑地笑着说再见，却又不胜唏嘘地想到，谁他妈知道会不会再见呢。

此后的几天里，我不断地回味着与两位总编的对话，分析着他们的每一个措辞和每一个眼神。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蔡总编为什么要说我的毕业证太大？秦总编为什么说我家太远？我走的时候，蔡总编为什么那样看了我一眼？秦总编跟我握手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用力？于是我越想就越觉得自己没戏。

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后，我光着膀子坐在床沿上抠脚丫。宋姐打来电话告诉我：“恭喜你通过了面试。”啊！我兴奋得一下从床上蹦起来。

“但是通过面试的有四个人，最后还要淘汰两个。”她话锋一转，让我一下就蔫了。我现在很怀疑她这种说话方式，有玩弄我感情的嫌疑。

此后的几天，我一改往日的熊风，同学找我我就出去！我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话题引到找工作这件事情上来。当别人奇怪地问我有没有找到工作时，我面露羞涩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在一家报社做实习记者。”在旁人祝贺的话语里，我低调地摆摆手说：“只是实习记者，能不能留下还不一定呢。”

有句话叫做身未行心已远。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工作了。为了支持我工作，我爸忍痛割爱，把他那辆仅骑了八年的踏板摩托车让给了我，并允许我在得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之后付款。当然，价格是打了八折的。

老妈也毫不吝啬，风风火火地带我去买了价值三百元的西装一套。“辛苦费你看着给吧。”她满不在乎地说。后来我看到一个流浪汉穿了件跟我一模一样的，就再也没有穿。

第一天上班肯定是要赶早的，尤其是有人竞争的时候。八点半上班，

我八点就到了。但令人难以预料的是，另外两个选手已经站在那里聊得嘻嘻哈哈了。我甚至怀疑，这俩家伙是不是昨天晚上睡在这里了。

见到我，他们微微一怔。女同学随即就热情地对我表示了强烈的关心。比如，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本科？中文系？在我如实地禀报后，他们就嘻嘻哈哈地把我晾在一边了。真有默契！

其实我们三人一边等待一边奇怪，老四为什么还没有来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并不是很在意的交流后，大家很自然地升起一股优越感。老四，很不懂事！

秦总编很早就来了，早得实在别有用心。他和蔼可亲地邀请我们去总编室坐坐，我跟在队伍的最后，低三下四地进屋坐下。他十分欣慰地说：“都来得挺早呀，这就说明大家的工作态度很端正嘛。年轻人就应该勤快一点！”

“哈哈！”我们三人摇头摆手笑成一片，同时又生怕自己的笑声被别人压住，显得自己不够热情开朗。为了能让自己的笑声脱颖而出，我差点儿就用上了周星星那淫荡不羁的笑声，哈——哈哈。可是我控制住了，足见我是多么的低调哇！

“这里面就属小于学历最高了，新闻系研究生呀！”秦总编瞪大眼睛惊为天人，“小林也不简单呀，小姑娘自己还能写剧本。”他们三人随即又爽朗地笑成一团，我再次被晾到了一边。其实这我都理解！不能怪人家忽略我，你叫人家怎么提嘛？难道要人家说：“小李也不简单呀，这里面就你学历最低了！”

“你们三个都很优秀，来我们报社应聘的少说也有几十个。最终留下了你们，这是我跟蔡总编经过了深思熟虑的。我们招聘记者不但要看能力还要看人品！”秦总编说得震撼人心、摄人魂魄。我终于找到了骄傲的理由，即使是陪练那也是经过千挑万选的。

“之前也有好多记者，来了之后都干不长。”秦总编遗憾地给我们介绍

了几个“败类”被辞退的经历，听得我心惊肉跳冷汗直冒。因为我极有可能成为那几个败类的同类。

空当里，小林童鞋从容起身为秦总编将茶水倒满。看得我追悔莫及自愧不如，我怎么就没有这眼力劲儿呢？我真想把秦总编的水泼了，再给他倒一遍。秦总编亲切地看一眼小林说：“小林啊，其实我还是喜欢小伙子呀。小伙子泼辣，能吃苦，我使唤着顺手呀。”

虽然他用了个“使唤”，但身为一个小伙子，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得到领导的赞扬。我激动得坐立不安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。我不知道手往哪儿放的时候，喜欢双手交叉放在腿间。而有些人不知道手往哪儿放的时候，喜欢把它放在鼻孔里。比如，长着络腮胡的如花姑娘～

后来我才知道，秦总编确实不喜欢小姑娘，所以每每饮酒归来，都要揪出一个叫到办公室，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。

蔡总编到来之后，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，你们三个人中只能留下两个。并严肃地向小于跟小林说明，报社看重的是能力不是学历！

随后秦总编把我们三人带到各科室进行分配。他每到一处都会以商量的口吻询问科室主任，“喜欢谁呀？想留下谁呀？”搞得跟选小姐似的。我用脚指头都猜得到，人员分配是早就定好了的。

结果于明被分配在要闻部，林薇被分配在民生部，而我被分配到娱乐部，并因为娱乐部只能容纳两人最终被安排在办公室。办公室，虽然这地方让人多少有点尴尬，但是我知道，没把我安排在走廊里这就很不错了！所以我表现得十分知趣。

老四一直也没有来，听说他放弃了这份工作。我们三人多少都有些庆幸，但是后来的事情证明，我们三个都错了。

下班后，我带着几分忧虑坐上了回A城的公车。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我已经没有心思看美女了。左边的短裙女、前边的低胸妹以及低胸妹旁边的丝袜少妇，这些我统统没有留意，低胸妹露出的蓝色文胸我更是连看都没有看到！

车门打开的瞬间，我只是无意识地伸长了脖子。我靠！我就觉得今天右眼皮老跳，居然又被我撞见粉T恤。简直是触我霉头哇！

粉T恤仰着小脸，一副自命清高的样子。我最烦的就是这种人了，装！我不禁将手中的报纸抖上一抖。真正有文化的人都是我这个样子的。

但是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严肃的问题——公车上只有我旁边的一个空座了！我阴险地笑笑，撇出一条腿。我知道这娘们是肯定不好意思坐过来的。那得需要多厚的脸皮啊。累不死你，嘿嘿！透过报纸的边沿，我得意地抬头扫视，My God！她居然大摇大摆地坐到了我身边。

我撇一撇嘴，讨厌地将屁股往里面挪一挪。可是这娘们居然把包放在了车座之间，这就搞得我十分紧张。我战战兢兢地想到，她可别再给我来

个栽赃陷害哇！到时候说我偷她东西，我长得如此招人嫉妒，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哇！我惊悚地看她一眼，她却一脸平淡。这娘们隐藏够深的呀！

我只好拼命往里坐，尽量离她那个破包远一点。我正心烦意乱地坐着，车厢突然剧烈摇摆。我一不留神歪在了粉T恤身上。完了蛋了！这娘们估计要说我耍流氓了。我从她身上爬起来，陪着笑说，对不起呀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车，车太晃……

如果她是个正常人，我这么诚心诚意地道歉，她该含羞带臊地说没关系才对。如果她不是一个正常人，那她可能会抽我个大嘴巴子，叉起腰说，老娘的便宜你也敢占，你丫活腻了！

很明显，粉T恤属于不正常的一类，但是这娘们冷漠地看了我一眼，并没有说话。这说明什么？！我的额头登时冒出一层细汗。有人说过，挨嘴巴子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等着挨嘴巴子。

我估计说这话的仁兄，没少挨嘴巴子。丫要不是嘴巴够贱，怎能积累出如此丰富的经验？

令我意外的是，粉T恤并没有发飙。作为一个不正常人类，她不发飙这就显得极不正常。她今天一反常态十分安静地坐在一边，看起来倒是有几分自闭的样子。想到这里，我茅塞顿开哇！原来是精神分裂哇！我不禁哈哈地笑出了声，搞得满车的人都奇怪地看着我。看我干什么？我又没有病，靠！

到站的时候，我小心翼翼地避开粉T恤，蹑手蹑脚地下了车。刚下车就听到背后飘来一个陌生的声音，这人有病吗？

我是不会跟不明真相的群众一般见识的。站在蓝天下，我竟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我拍拍自己的小心窝，舒出一口晦气。真主保佑，再也不要让我碰到这个神经的女人了！

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里，老爸老妈急切地问我：“第一天工作怎么样

啊？同事们好相处吗？”我强打起精神说，好！都很好！做出一副深受领导器重的样子，让他们放心。之后他们就嘱咐我一定要勤快些，有活就抢着干，不懂的事情多向同事们请教。

我又不是傻子。

更令人费解的是我妈居然嘱咐我，在办公室里不要动不动就把鞋脱下来。我爸还开我玩笑说，你要是脱了鞋，同事们非中毒休克不行，爬都爬不出去。我埋头吃饭，一声不吭。你知道我能去报社工作，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，那简直就是祖上积德呀。

第二天我们三人就像比赛似的，几乎同时到达了各自的办公室。随即就大张旗鼓地开始打扫卫生，我差点都把劳动号子喊出来了。同志们加把劲呀，哟呀嘿。

于明自然是高枕无忧，扫完自家的地盘后就息鼓收兵了。而走廊则成了我与林薇的必争之地，我们都敏感地意识到，只有在这里，你的卖力才能让大家更好地看到。

不幸的是，这天同事们都来得很晚。我觉得实在无事可做了，只好遗憾地回到办公室。小林同学则酣畅淋漓地把地面拖了一百遍，并最终获得了全体同事的交口称赞。我对她的佩服那叫一个紧啊！

娱乐部的领导一直也没有工作安排我。我又不好去问。一连几天，我待在人迹罕至的办公室里无事可做。每有人来，我就把报纸翻得刷刷乱响，让来人看到我还健在，并且很忙。即便是去厕所的路上我也是眉头紧蹙，一路快步做沉思匆忙状，好像有什么重大的事情离了我不行似的。

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凭借扎实的生活作风，很快就得到了宋姐的赏识。因为我可以一动不动地蹲在办公室，一坐就是半天，并且三脚都踹不出个屁来。宋姐觉得我是个老实孩子，可以信任，就将一些重大工作安排给我。比如，去小卖部买中性笔了，去给蔡总编换桶水了，诸如此类。

在我换水完毕，即将走入办公室的时候，林薇破天荒地主动跟我说话